

四書白話註解

新式
標點
四書白話註解

大學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
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
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章要旨

這章書是孔子教人的教案。曾子拿着這教案上的三

明白透徹這大學
的道理便罷了。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註

宋朝程伊川先生說。這

在字多作

解

曾子拿孔子教人的教案來。教導天下的人。說道。學有

當字講。小學大學的分別。大學教人的方法。第一應當用功。使
得自己明白仁義禮智固有的德性。第二應當推己及人。使得天下
的人。革除舊時惡習。也有雖新振作的氣象。第三應當使得己德沒
有不明。民德沒有不新。脚踏立定在極好底地位。不
被外界引誘運動。以上三樁事。就是大學的綱領。

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解

禮門義路。這
是當止的地

位。吾們人能說得這是當止的地位，那志自能穩定。志既穩定，那心便能鎮靜。心既鎮靜，那身子便能隨遇而安。身既安，到了辦事那

的時候，謀畫纔能精當。還怕明德新民的至善，不能得到嗎？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

道矣。**解**為事觀起來，那明德新民，多可混稱為物。知止能得，亦可混稱為事。然詳細分別起來，那明德為本，新民為末。本末之別，

止端是發端，能得確是究竟。吾們果能說得本末之別，不當在後用功。先後一絲不亂，而於大學的

道理，那就不多達了。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

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

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解**古時候的聖王，志願

處從天下著手，必定先去治理他的國，以為天下觀感的地。志願治國治人，却不先去治理國政，必定先去齊家，以為治國的地。志願

治齊家的人，却不從整齊家政上進行，必定先自修身，以為一家的表率。志願修身的人，却不從修身子入手，必定先正心，以為一

端一身的主宰。志願正心的人，却不先去正心，必定先誠意。意上不用功，

使得這意思上，所發出來的，沒有一點虛偽。志願誠意的人，亦不

先從意上用功，必定先想法呢？吾可簡直得知道，富足起來，但是要想

富足，知識上用功，什麼方法呢？吾可簡直得知道，富足起來，但是要想

形色事，就是大學的條目，亦是古人求學時候用功先後的方法。物

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

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后與同。解天下萬物的理，能

激而後吾的知識富足，沒有窮盡了。知既富足，而後意誠，思所發，自能

篤實不欺了。意既誠篤，而後心有所主，也能端正不偏了。心既端正，而

而後不受物誘，身子也能修了。身既能修，而後可治，還怕一家的表率，而

家也能齊了。家既能齊，那國還怕不治嗎？國既能治，還怕天下不能

嗎？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解格物致知，誠意正心，

經的階級。齊家治國平天下，是身修以後發生的效果。故從最尊貴

的皇帝起，一直數下來，到最賤的平民止，都應該奉修身為根本。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解下天

的人，都應當奉修身為根本，上一節已經講過了。但是拿身子來比

較家國天下，這身子當然是本，那家國天下，當然是末。假使不能格

致誠正以修身，這是他的根本已亂，還說家國天下可以平治，恐是

從古以來，沒有這個道理呢。拿家來比較國天下，這當然是厚，國天

下，當然是薄。假使他身子不修，這是他對於家中應該厚待的人，不

厚，反說對於應該薄待的人，反可從厚。這是從古以來，斷斷沒有的，

豈可不修身嗎？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其傳十章。則曾子

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次序如左。凡千五百四十六字。○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章要旨三這章書是解釋經文中在明明德一句的意義。傳中三引書訓是表明孔子的話。都有來歷。並非杜撰。

康誥曰。克明德。康誥是周書篇名。從前周朝武王告康親的誥。經文中在明明德的。有來歷的。周書康

誥一篇。就頭有一句說。道。天。下的。人。都。有。這。個。明。德。但。為。利。欲。所。累。那。就。不。明。了。惟。我。文。王。緝。熙。敬。止。能。有。這。個。明。德。大。甲

曰。顧諟天之明命。大甲商書篇名。康誥以前。還有商書太甲一。篇。中。有。一。句。話。說。道。明。德。是。上。天。給。付。我。們。的。同。這。個。明。命。不。敢。怠。惰。但。玩。帝

忽。的。人。很。多。惟。有。我。先。王。成。湯。常。常。顧。着。這。個。明。命。不。敢。怠。惰。但。玩。帝

典曰。克明峻德。臣贊美堯典。虞書。是。文。解。太。甲。以。前。還。有。堯。典。一。篇。的。明。德。本。極。高。大。但。天。下。的。人。多。存。私。欲。的。心。這。個。明。德。就。狹。小。了。惟。我。堯。帝。能。毅。明。這。極。大。的。明。德。皆。自。明。也。皆。指。上。三。書。所。講。的。雖。有。不。同。而。他。的。要。旨。都。是。講。自。明。已。書。說。三。德。的。事。有。志。求。大。學。的。人。豈。可。不。奉。三。聖。人。為。模。範。嗎。已。

皆自明也。皆

指。上。三。書。所。講。的。雖。有。不。同。而。他。的。要。旨。都。是。講。自。明。已。書。說。三。德。的。事。有。志。求。大。學。的。人。豈。可。不。奉。三。聖。人。為。模。範。嗎。已。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湯之盤章要旨

這一章書是歷引古訓，釋明經文在新民一句的意義。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註盤，沐浴用的器具。

解經文中在

話，不是孔子創論，古時候的聖人，早經說過。湯的盤上，刻着幾句話，說道：我們的洗心，同洗身一般，果能一天洗除積垢，奮發自新，應

當天天的功夫，絕不間斷，纔能夠使私欲去盡呢。康誥曰：作新民。

解周書武王告康叔說道：商朝的人民，雖染着舊習，也有自新趨勢，使他在上位的人，對於這許多人民，必定想種種方法，鼓動他，獎勵他，纔好呢。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註**詩大雅文王篇**解**詩經（大雅）文王篇

我們周朝，自后稷傳到現在，年代很久，雖是一個舊邦國，但到了文王的時代，能毅自新，新民，故蒼蒼的上天，叫文王做天子，這天命豈

不是很新嗎？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註**自新新民，皆做**解**所觀以上三節

見得凡百有自新，新民責任的人，都應當學湯的自新，學周朝

武王文王的作新，新命，這都是求止在至善的地位，便罷了。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邦畿章要旨

這章書是解釋經文中止至善的意義，而明新知止能

字，二節，借黃鳥，說出一個知字，三節正說至善

常止，四五兩節，分說明德新民，止至善的實要。

大學

二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註詩商頌玄鳥篇。王畿天子的都城。指喻至善。止。居住之意。

解經文所講止至

善。一句話。考證詩經所說。可曉得止至善的理。由了。詩經玄鳥篇說。天子居住的地方。叫做邦畿。廣闊約有千里。地位在天下的一篇

央。這是極好的所在。天下的人。都要向著這個極好的所在來居住。了。吾拿著這兩句詩。推想起來。凡事有至善的實在。人都向著他超

之若流了。其理。詩云。緡蠻黃鳥。止於邱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

有什麼兩樣呢。詩云。緡蠻黃鳥。止於邱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

人而不如鳥乎。**註**詩小雅緡蠻篇。緡蠻鳥。叫的聲音。丘隅。山的

上說道。這聲音叫得很好。黃鳥。身體在樹林茂盛。獨羅不到的。好

所在安止。孔子讀到這章詩。嘆一聲道。這一隻黃鳥。也能曉得選

擇好地方居住。豈不是人的智識不及鳥嗎。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

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

人交。止於信。**註**詩文王篇。穆穆。深遠之意。緡熙。常常光明意。敬。止無不

言。為人子。指**解**古時候能教求止至善的人。祇有一個文王。大雅文

事王季言。**解**王篇說道。穆穆然很深遠的人。祇有一個文王。大雅文

常常光明。做事亦能小心恭敬。在岐邑做人君的時候。行仁政。以惠

民。在殷朝做人臣的時候。敬於事。以愛國。在家庭做人子的時候。善

繼述。以承先業。至于為王季父的時候。那就積德昌後。盡善的道理。

與國人交接的時候。那就始終不欺。以盡信實的道理。求大學的人。

能殺拿着文王的五項大道理身體力行，那就好了。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

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註**詩衛風淇澳篇。是衛國人贊揚武公的文字。淇

水名。澳，淇水灣曲的所在。猗，猗猗，茂盛意。斐，有文采意。切，磋，用刀鋸剖析，使物成材。琢，磨，用沙石攻錯，使物光潤。瑟，嚴密意。僖，有文采意。喧，宣，宣著，威大，意諠，忘記，意威，解還有一箇明德，止至善的人。文王以後，儀是有不可侵犯的儀表。

看那淇水灣曲的所在，青色的竹兒，美威得很，我們有文采的君子，他用功的精細，好像做骨角器具一般，既琢而宣，磨而宣著，這箇有文采的君子，我

好像做玉石物品一般，既琢而宣，磨而宣著，這箇有文采的君子，我

們終身不能忘記的，詩經上所說如此，吾現在拿這詩解釋起來，他

所說的如切如磋，是形容君子的精微，求學如琢如磨，是形容君子的

的嚴密，自修如僖，是形容君子的威儀，存於中，赫兮喧兮，是講君

子的光輝，形於外，至於他說的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這兩句話是

講君子的德，已到了至善，天下功，能夠造到恂慄威儀的地。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

不忘也。

註

詩周頌烈文篇。於戲嘆息。前五指文王武王。君子指成康

法制。親善承意。其親文王武王。開創的基業。小人後代的百姓。樂
安享意。其樂是享太平的幸福。利沾受意。其利是井田的良制度。**解**
新法止至善的實例。怎樣呢。詩經上說道。嗟。前代的文王武王使人
忘記不得。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後代的好帝王。遵守前王治國的
好法制。并且保守前王傳下來的的大基業。後代的小百姓。安享着太
平的幸福。還可沾着井田的實利。前王的功德。這樣的盛大。前王
雖已去世。後代的百姓。永不會忘記的。百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聽訟章要旨

這章書引用孔子的話。解釋經文本末二字意義。單說

已新。故是木。大畏民志。非
已德已明。不能。故是本。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

此謂知本。

註聽訟是聽斷民訟的曲直。猶人。解經中所說本末的意

當說道。聽斷人民的訟案。吾還能夠及得到人。但是吾的志願。須要
使得天下的人。不爭是非曲直。訟案不發生。纔是呵。究竟用什麼
方法。叫天下的人。不爭訟案呢。須要叫了沒有實情的人。不敢說謊話。
這是在上的人。明德已明。天下的人。見了很佩服。大有畏服民志的氣

象這就可算是曉得根本的道理了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謂知本

程夫子說這是多的可刪去

此謂知之至也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這一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解

這章書是解釋格物致知的意義但到現在這章書已經亡失了朱子採取程伊川的意思把這缺文補足起來說道聖

經所講致知格物的意思大致說道欲增長吾的智識不外乎拿着各種事物推求他的所以然的道理這是什麼緣故呢因

為我們的人，都沒有本然的智識，而天下萬物，都有所以的定
理。但於物理，沒有研究透徹，那智識就不能富足了。所以大
學已初教人的方法，必加研究，希望大學的智識，拿着天下萬物，因
他步，那末萬物表裡精粗的道理，沒有不詳悉，而吾心的全體
大用，亦能發明通達。這叫做格，這亦可算是知識，到平地的不可
及的地步了。

〔誠意章要旨〕

這章書是解釋聖經所講誠意兩字的意義。第一節，正
釋誠意，在求慎戒，而用功則歸慎獨。第二節，說不能
慎獨的弊。第三節，說明慎獨不可不慎
的理。由第四節，揭出慎獨的效驗。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

必慎其獨也。

解

經文中所說誠意兩字，究竟怎樣解

得行善去惡，却不用實力去做，這叫做自欺。求誠意的人，萬萬不
可自欺的。如果能夠惡惡，好像是惡惡臭，一般，毅然丟去，好善好像
好美色一樣，務求必得。這好善惡惡的心，纔算快足，沒有缺點了。然
而這個人，欺與不欺，旁的人不能知道，惟只有自己心裏明白。所以誠
意的君子，一定要謹慎審察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
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

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註**小人是不慎獨的人。**解**不

正當的事。其且無惡不作。這以為人家看不見我。故大了膽。做那

子的時候。而後想法消滅。他好像看見我的肝臟。而表白他一種善事

不過的。有什麼益處呢。這真合著古人所說。如誠意有作惡的事。實在

心中。一定現出一種惡現象。到外面來。故所以誠意的君子。一定要

謹慎。審察自己。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解**曾夫子平時

們的人。胸中稍有惡意。便有惡象表見到外面來。莫說人不見我。

自有十目看著。莫說人不指我。自有十手指著。雖處幽獨的地方。而

惡却不能遮蔽。這不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解**

我們的人。果能用慎獨工夫。自有效驗。可見譬如錢的人。資財

富足。那自己的任屋。當然裝飾得很華麗。而有道德的人。根心色。

那身子當然能發越。總而言之。人心廣大和平。毫無欠缺。那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正心章要旨 [第二章書是解釋正修的心義。第一節說心不正的原因。

新式 舊式 四書白話註解 第二節說心一不正。那身就不能修了。第三節從正面

大學

說人
要修身
必先正心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

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解 經文所說我們人。如果要修身。須先正心。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

就為。有怒。所累。不能正了。有偏。於快樂方面。那心就為快樂所累。不能正了。有偏。於憂愁

方面。那心就為憂愁所累。不能正了。有偏。於憂愁方面。那心就為憂愁所累。不能正了。有偏。於憂愁

方面。那心就為憂愁所累。不能正了。有偏。於憂愁方面。那心就為憂愁所累。不能正了。有偏。於憂愁

方面。那心就為憂愁所累。不能正了。有偏。於憂愁方面。那心就為憂愁所累。不能正了。有偏。於憂愁

方面。那心就為憂愁所累。不能正了。有偏。於憂愁方面。那心就為憂愁所累。不能正了。有偏。於憂愁

方面。那心就為憂愁所累。不能正了。有偏。於憂愁方面。那心就為憂愁所累。不能正了。有偏。於憂愁

方面。那心就為憂愁所累。不能正了。有偏。於憂愁方面。那心就為憂愁所累。不能正了。有偏。於憂愁

方面。那心就為憂愁所累。不能正了。有偏。於憂愁方面。那心就為憂愁所累。不能正了。有偏。於憂愁

方面。那心就為憂愁所累。不能正了。有偏。於憂愁方面。那心就為憂愁所累。不能正了。有偏。於憂愁

方面。那心就為憂愁所累。不能正了。有偏。於憂愁方面。那心就為憂愁所累。不能正了。有偏。於憂愁

方面。那心就為憂愁所累。不能正了。有偏。於憂愁方面。那心就為憂愁所累。不能正了。有偏。於憂愁

修齊章要旨

這一章書是解釋修身齊家的意義。第一節詳細說明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

解

修身子須

子不修的原因，而不能齊家一句，已在言外，末節說明不能修身，即不可齊家。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敬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註**辟偏也。**解**經文所講齊家要

什麼緣故呢。大概我們的人。與人家交接。自有當然的道理。不可有一點兒偏僻。但是尋常的人。各有偏倚。於其所親愛者。或不割以義理。而所生辟心。或過於其所賤惡者。或不加以寬恕。而所生辟心。於其所哀矜者。或流於姑息。而所生辟心。至於其所親愛者。或過於其所哀矜者。或流於驕肆。而所生辟心。至於其所親愛者。或過於其所哀矜者。或流於其所惡之。而不知美。這種一點兒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

知其苗之碩。**註**話語俗

解故俗話有

一句說道。溺愛的人。不能明白事

有滿足的事情。也。田裏所種的苗。已經茂盛。亦不曉得。碩此謂身不

修。不可以齊其家。**解**拿第一節所說好惡偏倚。同第二節所引俗話

觀起來。這是明明講着不能修身的人的行為

不能修身的人。不能整齊家政。吾可簡直斷定的。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齊治章要旨〕

這一章是解釋經文齊家治國的意義。重在不出家而

原理。仁讓二節，正說不出家而成就於國之實效。故治國節，結位
上文四節。下文三引詩經，或言家不言國，或言國不言家，話雖不
同，要點在說明能齊
家就能治國的道理。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
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

衆也。

〔解〕

經文所講要治國，必先要能齊家。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

治國政。假使身不修，那家就不能教。還說或能教化一國以內的人
斷斷沒有這個道理的。故治國的君子，不出修身教化的道理，而標
準已立，自成教化於國的功。因為家與國形式雖異，而教的理沒
有不相同的。即如在家能孝父母，在國就能忠事君上。在家能敬兄長
在國就能順事長官。在家能慈子女，在國就能慈愛人民。如保赤子。
恤眾民。這不是君子不出家成就於國的道理麼？康誥曰：如保赤子。

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家者也。

〔解〕

這個孝弟慈

強做的。吾今單拿慈的一項證據來講，就可明白能齊家，就可治國
的理了。書經康誥篇說道：『罔君愛護人民，好像做父母的人，愛護孩

子一般無微不至。但是孩子心中所要何物，口不會講，人家從何曉得呢？然而做父母的人，拿自己的誠意來，揣摩孩子心理，雖不能盡合孩子心中所欲，要亦大致不大相違。這不是用功學習，而一家仁，后能教的天，下古今，豈有先學了養子的方法，再行出嫁麼？一家仁。

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

言債事。一人定國。**解**庭我們的人，如果能教盡孝弟慈的道理，教導家

都會感動，也有仁心了。能教拿讓德教導家庭，使得一家的人，和藹

謙讓，那一國的人，都會感動，也有讓德了。假使做國君的人，貪財無

道，沒有仁讓的道，德，那一國的人，也會獨竿而起，開成亂子了。照這

樣看起來，一國的盡有仁讓的美德，都從一家整齊得來。一國騷擾不

安，都因做國君的人，貪暴所致。上以此感，下以此應。其機發動很快，

古人說道，一句話講錯，事就失敗。一個人在正，國就安定。拿這兩話

來看起來，君子豈可不戒貪戾，以一個人在正，國就安定。拿這兩話

絕禍根，不行仁讓，以安邦國麼？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

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

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

未之有也。**聲**好去。**註**帥倡導意。**解**人能修身，就能定國。這不是吾武斷

帥天下以仁，天下的人，亦效尤而行暴，響應豈不是很快麼？但是桀紂

的時候，水當不號令人民，修行仁德，但他所嗜好的是暴，而所出號令是仁，明明不號令同者，好相反對，天下人民，那肯服從？號令呢？故所以治國的君子，自己先有孝弟慈的美德，然後能教出號令，責人行善。自己先有不孝不弟不慈的惡德，然後能教出號令，禁人作惡。推己及人，這就是恕道。如果自己不能善無惡，而要天下人民服從命令，行善去惡，自古及今，斷斷沒有的。故治國在齊其家。

解 台法上四節觀起來，治國的人，不必去求別種方法，在乎求能齊家的道理，這就足去了。別種

大其葉慕慕之子子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解 齊家治國的道理，詩經上也曾說着。桃樹的木，大夫少好，他

得一家的人，都能滿足相宜。照這四句詩看起來，治國的君子，先能修身，宜其家人，纔能出令教導一國人民，宜其家人。這是一定的道理。

理。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解 詩小雅蓼蕭篇

詩經又說道：君子在國，弟敬兄長，兄愛弱弟。照這兩句詩看起來，治國的君子，先能修身以宜其兄弟，纔能出令教導一國的人民，宜其兄弟。兄弟相宜，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

民法之也。

解 詩曹風鵲鳴篇

正照這兩句看起來，齊家治國的法則，而后四方人民，都去效法他。正的道理，就可做四方人民的法則。而后四方人民，都去效法他。